

新春来临 回家过年成为主旋律

春节是中华民族的传统节日，也是一年中最热闹最喜庆的时候。回家过年，这是所有在外漂泊游子们的心声。临近春节，在外务工人员已经开始想方设法赶着回家团聚过年，不管买票多难、车子多挤、路有多远，都阻挡不了他们返乡的脚步。在回家路上每个人都有着不同的经历，他们身后有着一段或幸福或辛酸或坎坷的故事。让我们一起走进他们的心灵深处，走进他们的漫漫归途，去体验他们那份对家的依恋。春节就要到了，在这场被称为人类历史上规模最大的周期性人类大迁徙中，有千万个在外的游子正准备回家过年。让我们共同祝愿所有已经踏上或即将踏上回家旅程的人们一路平安，合家团圆。

□ 刁军杰 刘小林

A 面馆霍老板： 再干几天，回家过年



2016年春运已经悄然到来，在石家庄开小面馆的霍建峰一家四口，再过几天就要从石家庄赶回河南周口老家过年，对他们来说这是一段逾650公里的长途路程，需要乘坐8个小时的长途客车才

能到家，但不管路途多么遥远，谈到回家，他的脸上就会露出灿烂的笑容。

今年32岁的霍建峰自1999年就来到石家庄独自创业。“当时的商品没有现在这么流通，以往过年能给家里人带点年货是最幸福的事，回家时除了肩扛手提，身上还总挂满了大小背包。今年我早早就在网上已经为父母买好了新年礼物，这样回家的路上就轻松了，不用再拿那么多东西了。”霍建峰说。

“咱们什么时候回家啊！早点回去吧，我想妹妹了，也想爷爷奶奶了。”霍建峰的大女儿在一旁嘟囔着。“过几天就回家了啊，孩子几天前就一直嚷嚷着回老家呢。”

家呢。我们还有一个孩子在老家，一直由父母帮忙照顾着，老大今年9岁了在石家庄上学，老小才一周多跟着我们呢？等我们在这买了属于自己的房子就把他们都接过来。”霍建峰笑着说。

霍建峰的爱人告诉我们：“每次春节回家，心情总是那么激动。外面再好，但始终不是家。过年了，必须得回家和父母团聚。今年全家人回去过年，只为探望家中年迈的老人，跟他们热热闹闹的一起吃顿年夜饭。也希望通过自己的努力能多挣点钱，让父母和孩子过得好一些。”

当问及新年愿望时，霍建峰说：“希望孩子健康成长，日子越来越好，全家人年年都能聚在一起过团圆年。”

B 做服装生意的李女士： 处理完尾货，回家过年



“你穿这件衣服非常合适，我们店里也就这么几件了，卖完了我们也要回老家过年了。”

李大姐正在向顾客推销着。临近春节，来买衣服的人是平时的好几倍，李大姐也是忙里偷闲地说着自己回家过年的急切心声。

李大姐来自浙江，来石家庄已经十几年了，她和丈夫在石家庄市新华区服装批发市场做服装生意。两个孩子和年迈的老人都还在老家，本该被人照顾的老人，现在还得帮忙照顾孩子。

说起老人和孩子，李大姐眼睛里饱含着泪水。据李大姐介绍，他们夫妻俩每年也就过年的时候能回趟家，回去也待不了几天，每年都是匆匆忙忙的。今年他们提前一个多月就买好了火车票，然后就一天一天数着日子过，就是希望能快点回家团聚。但又由于年前这几天

生意好，也不舍得太早回去，这是李大姐非常纠结的地方。

随着中国城镇化建设的推进，像李大姐夫妻这样外出打工的人还有很多。为了生活，他们不怕苦不怕累，就是希望能给老人和孩子更好地生活保障。“我也打算明年把老人孩子接过来，这样都在一起还能有个照应，我们也放心点。”李大姐笑着告诉记者，生活总是在越变越好，衣服卖不完过了年还能接着卖，我们回家的决心是不会改变的，变也只会变得越来越急切。

五天后，李大姐就要踏上回家的火车了，这一天虽然等得着急，但迎接他们的是老人和孩子幸福的笑容。

C 讨薪的老张： 讨回工钱，回家过个好年



在石家庄干了一年活的老张，是那台县某村的村民，他和同村的好几个村民，一起在石家庄打零工，主要干一些土建工程，挖沟、填土等体力活。为了养家，什么脏活累活他们都干过。可辛苦了一年了，多半年的工钱却没有讨回来。这几天，老张在等待桥西劳动保障监察大队给讨薪呢。

“年底了，我们也想回家过年，这么冷的天儿，谁愿意出来啊！我们家的年货现在还没准备呢。”老张焦急地说。

老张今年50多岁了。到年底了工资还没结呢。这已经是他来石家庄要账的第三天了，连老板的面也没见着。一谈到回家过节，老张就满脸的迷茫。

“年前就这么几天时间了，得抓紧见到老板，让老板把工钱给结了，一家老

小都等着这钱过年呢。孩子早就吵着要买新衣服，父母年纪也都大了，我是全家的主要劳力，这要是再不回工资，年可怎么过啊！”刘先生无奈地说道。

正在和老张说话时，劳动保障大队来了电话说，他的工钱要回来了，让他去办手续领钱。这时，他的脸上露出了久违的笑容。“领了钱，我马上得回家过年了。家里老人孩子都等着呢。”

春节就要到了，这是全家人团圆的时刻，农民们辛辛苦苦工作了一年，他们靠的是体力挣得是血汗钱，在此，我们希望能通过社会多方的努力，让农民们回家的脚步轻松些再轻松些。

读通鉴话法制

——汉初的“礼法合治”

□ 清风

法制与礼制在汉代初年逐步得到恢复。著名的“约法三章”，在《通鉴》《太祖高皇帝》一篇中记载，高祖刘邦进入关中后召集本地父老、乡绅、豪杰开会，谴责秦法言说：“父老苦秦苛法久矣”。按照各诸侯约定，我成为关中王，现在跟大家约法三章，“杀人者死，伤人及盗抵罪”，然后其他秦朝法律条文一律废除了。注意，这里刘邦不是讲法制虚无化，而是将法制简单化，变成了大家好记好服从的那么几条，迅速的稳定了社会形势，展现了自己的治理能力，无疑在与实力强大的项羽争取取民心上棋高一招儿。

那么汉朝建立后是不是将法制一劳永逸的简单化呢，肯定不是。约法三章的简略内容自然不能适应形势需要，所以，西汉政权一经建立，刘邦便命令萧何在《法经》六篇的基础上删减秦法制订了《九章律》。值得注意的是，刘邦还命令叔孙通制定礼仪制度，将其称为《傍章律》（傍上《九章律》这个大款，礼制反倒依附于法制了），作为《九章律》的附录，供司法官员引用，收藏保管于法官之处。

于是中国历史上出现了一个有趣的现象：礼制经过春秋战国变法革新的洗礼所剩无几，而法制也在秦的覆灭和秦汉征战中令人唾弃，在汉政权建立之初百废待兴之际，二者却为刘邦很好地结合，用于治国理政。汉朝之初，国家治理体系中的政权精英以黄老思想为主流，“无为而治”，崇尚休养生息，而其中有儒家和法家思想的精英们会不满足于现状，不遗余力地向皇帝宣传儒法对治国理政的重要，绝地大反击的机会就是汉武帝刘彻的登场，启用儒学大家河北人董仲舒，倡导儒学，才有了之后的“罢黜百家，独尊儒术”的局面。

年货的记忆

□ 臧玉华

我曾经是一只地道的馋猫，关于小时候年货的记忆，大多是留在舌头上的。

那时候，日子没有多苦，却也不富足，肚子里总是缺油水。小孩子们盼望着过年，过年了，忽然就热闹起来，奢侈起来，不仅有花衣、鞭炮，有压岁钱，亲戚之间，还塞糖、请吃饭。欢天喜地的年，是多姿多彩的。

年前的几日，家家户户都在紧锣密鼓地置办年货，谁家的大人忙着炸肉丸子，谁家的孩子垫着板凳翻炒花生，谁家的灶台就串来串去一帮眼睛滴溜乱转、吸着鼻涕、流着哈喇子的孩子。小竿是用面粉做的，筷子粗细、寸半长，和面时，兑上点白糖，洒上黑芝麻，揉好搓好后，一节节扔在油锅里，直至金黄。小孩子捧着盛在钵里的小竿，从年前吃到年后，一边吃一边游戏，将其扔在半空，伸长了嘴接住，若是不小心掉在地上，沾了些许尘土，捡起，再次丢进嘴里，有时候，一根从半空坠下的小竿，下方是几张挤着闹着的小嘴候着。

时代真的很久远了。朦胧印象的，是厨房昏黄的灯光里，母亲腰间油腻的蓝布围裙，满屋子的菜籽油香，肉丸子、豆腐果子、用面粉裹的鱼，炸好堆在瓷盆里，还有亦步亦趋跟着母亲的我。日子不曾是这样的啊，都垂涎欲滴了，尝点鲜吧，只能一点点，然后闻香。这些事先准备好的食物都是过年的主菜，前前后后要吃很长时间。

欢天喜地的年里，有母亲愁苦的面容和过早白了的头发，只是那时候不理解，要过年了，做大人的为什么总是有些惶恐，年关年关，大概过年时总要渡过难关吧。手里没几个钱，在物资匮乏、凭票凭证的年代，筹措一些年货实在不是简单的事情。大人平时要上班，要操心家里的一日三餐，要缝缝补补，还要排很长的队，将这些年货买回家，辗转几道工序加工成熟食，一个年下来，身子像要散了架。那时我年少不懂事，因为迟迟不见的新衣，又因为好吃的糕点被锁在柜子里，那时的我便像一只要咬人的猫，又跳又闹的，吵吵嚷嚷用绝食来吓唬人。

后来为人妻为人母，自己当家做主，腰杆子粗了，手也变得阔绰。老公说我这成家，这话也不假，离过年还有段日子，我已经像个不知疲倦的毛驴，一趟趟把形形色色的五花八门的年货往家驮，弄得像不用花钱似的。一家人的新衣鞋袜要买吧，有连续的几天里，一头钻进商场小店出不来，其实一年四季我们都穿新衣；鸡鸭鱼肉蔬菜水果，这些都是年货中必不可少的，亲戚朋友免不了相互走动，说真的，厨房那巴掌大的地方就是过年时女人的秀场；招待客人的果盘里的果品也要新颖时尚，我天天不是踩着脚尖子，就是握着鼠标器，从超市到网络，不辞劳苦；扎束鲜花，种盆水仙，养几尾金鱼，讨个年年有余的彩头；大红灯笼高高挂，楼上通露台的门一边一个，多喜庆啊！再换个桌布，多温馨的家。不知不觉的，家里堆的像个小型超市一样。

如今，年又近了，游子漂泊在外，自己父母过年时是要投靠老家的哥哥，尽管这两年他们再三邀请，我们总不能一直做父母的“拖油瓶”。办年货的激情已大不如以前，自己的小家象征性地买点，给父母选择性地送点。于是，童年时期的年味被我反复咀嚼，咀嚼和年货有关的零碎记忆。

官场百态

□ 刘殿学

下班了，周秘书刚要关门，见一个老头从楼梯口走来，见小周就问：“书，书……”老头说话打结，说不出第二个字来。小周听到“书”，心想后边肯定是“记”。便问：“你找书记？”老头点点头。小周突然想起来，以前听书记说过乡下有个老爹，八十多了。莫非老人家找儿子来了？就赶紧热情地问：“老人家，你是书记什么人？”老头说：“我，我，我是书，书记，他，他爹的……”小周见老人家讲话结巴成那样，知道是书记他爹。书记他爹来了，书记不在家那得赶紧接待啊。小周说：“老人家，您先跟我到食堂吃饭。”说着，把书记他爹往食堂领。刚走了几步，遇到办公室吉副主任。吉副主任问：“这是谁？小周？”小周说：“书记他爹，刚到。我先带他去食堂吃饭。”

“书记他爹”

吉副主任说：“那快去。”又回头对小周说，“叫食堂多加几个菜，发票我叫白主任签完后，拿到财务报销。”

小周把书记他爹带到食堂。饭快吃完了，办公室白主任知道了，忙跑过来，问小周：“书记他爹来了？”小周指正在吃饭的老头，说：“这不是？下班前刚到。”白主任焦急地说：“你到底是谁？书记他爹一次都没来过，怎么能让他老人家吃这饭？书记理解呢，说咱们做得对。不理解呢，说我们看不起他乡下的老父亲。你说县里政府里一年到头肉山酒海地吃喝多少？咋就在书记他爹身上节约呢？叫食堂重摆一桌，标准，八百！”白主任说完，满脸笑容地走到书记他爹跟前，一边从老头手里往下夺筷子，一边诚恳地检讨。“大爷，你千万别往心里去，都是他们年轻娃娃不懂事，书记不在家，我们还不跟您的亲儿子一样？”老头听不懂，

愣着眼前的“儿子”看。

不一会，旁边一桌酒菜就摆了出来。老头这看看那闻闻，心想可能又要来大官了。告诉白主任，他要走。白主任笑脸迎上去，说：“走啥？这桌是专门为您摆的。”说着，硬把老头往桌边的椅子上按。还不停地赔不是。“您老可千万别往心里去，我回头一定好好教育，那些不懂事的同志，我呢是政府的办公室主任，您叫我小白就行了。书记回来了，您老能在书记面前多说我两句好话，我就感激不尽了。”

老头也不知深浅，农村人哪见过这场面啊，一看这满桌的山珍海味，以前别说吃了见都没见过啊。于是就开始大吃起来。“您老慢点吃，这要是卡到您老人家了，书记怪罪下来，我们这都是罪该万死啊！”白主任在旁边提醒着。

要说接待啊，还是白主任有经验。白主任考虑到晚上老爷子肯定不

能回去了，哪老爷子住的房间，可得安排好了。他不放心小周办事，便亲自把老爷子送到宾馆，开了间高档的总统套房。老头没见过这么大的房子，死活不肯进去。说，他住不习惯这么大的房间。我要找书记跟他谈个事。“我要告有人卖假化肥。”老头结巴了半天，白主任才明白，原来是来告状的，假化肥坑了他。安慰他说：“您不要急，明天书记回来，什么问题都会解决的。”老头急红了脸：“我，我不是书记他爹……”

白主任见他急得可怜，说：“我知道您不是书记，您儿子是书记。您老人家进来睡好吗？您老别让我为难啊！”老头见白主任还是听不懂，就夺过他手里的笔，在纸上写下：我是书记他爹的邻居。白主任一下子结巴的什么话也说不出来了，扭头回到办公室把总统套房退掉了。